

支那
撰述

石門文字禪
卷廿五
之廿六



16
1123
13



和6
1/23
13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題

題華嚴綱要

華嚴宗有四種無礙謂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礙事
事無礙夫言事事無礙者非有竺梵震旦之異凡聖
小大之殊而講師笑棗柏不辨唐梵又可笑哉此文
清涼國師啓毗盧藏之鑰匙也其文簡而義無盡其
科要而理融通學者當盡心焉方天下禪學之弊極

矣以飽食熟睡游談無根為事而佛鑑乃倡為宗尚之其亦護法憫俗之慈也歟

題疾老寫華嚴經

瑛公風骨清癯而神觀秀爽措置加於人一等與南州名士游淡然無營獨杜門手寫此經精妙簡遠之韻出於顏柳予聞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者皆所莊嚴之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持之實又難施以入世間智力翻譯之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疏釋之而瑛公以夙淨願堅固力書寫之予觀其心志端欲候文殊師利之智海普賢之行願海善

財童子利生求法精進海十二時皆在現行如善現比丘不動真際現一切色身於十方世界作大佛事顧其措置非加於人乎

題光上人所書華嚴經

邾城岸大江皆深林大澤自麻城之東多奇峯峻谷輪蹄所不至虎兇所掩建炎元年十月予自漢上南還廬山阻兵於大石山捷徑過鍾山之下有僧舍數椽道人七八輩而笑如舊識有首眾者道光與其兄道舒隣房晨香夕燈以禪誦為佛事從之者皆肅如也光嘗呼此經以示予予因再拜跪而讀其篇目謂

舒曰者闇婆面城之醫王也面所見草木土石無非
 是藥文殊師利童子曰者婆見草木無非是藥菩薩
 見境無非是心然者婆祝之疾燥濕虛實寒病祖病
 衆生病之方也而光口不忘誦目不忘視手不忘書
 寫之則隨施無所窒其妙嗚呼者婆蓋世間之醫而
 得妙者也則出世間之醫其用自心之得妙者也是
 經其廣則四天下微塵數偈句其得則震旦所譯十
 萬偈句光擬之於沙界涼曝得所藏之於毛端寬博
 有餘至於殊勝功德則非有思議心所能測知經初
 畢工而盜賊蟻聚所至流血可涉光黃舒斬衲之間

受禍猶酷獨此經所寄東西南北十里之間無犬吠
 之驚父老男女安堵樂業豈非龍神所護持而然乎
 光少游方見知識飽參而還以親老不忍去其膝日
 以研味此文其為知恩精進不言可知矣咨爾鍾山
 之下護持龍神之衆時朔來朝以祕藏之某題

題華嚴十明論

顯謨閣待制朱公世英為余言頃過金陵謁王文公
 於鍾山公以彥里閑晚生有志學道謂曰若讀史見
 勾踐伍員事乎勾踐保栖會稽置膽於坐臥則仰膽
 飯食亦嘗膽也伍員去楚橐載而去昭關至蒲伏行

乞於吳市二子設心止欲雪恥復讎而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後遂其欲蓋有志者事竟成也然移此心以學無上菩提其何以禦之世英囑示記其言世英歿一年余還自海外築室筠溪石門寺夏釋此論追念平時之語曰嗟乎流轉三界未即棄去其恥亦大矣囚縛五陰未能超出其讎亦深矣以吳楚之讎恥較之其相倍如日劫而學者亦思掣肘徑去然至誠惻怛勇決力行較勾踐伍員特太山毫芒耳豈不惜哉金剛般若經須菩提聞世尊言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爲他人說之福於是泣下其

心豈不謂學者多以一身味著懈怠故自爲障礙乎夫雜華具四天下微塵數偈而其所詮者如來普光明大智一法而已親近隨順此智者戒定慧三法而已以戒定慧觀照方便破滅無明一切衆生彈指實證故金剛藏菩薩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是謂成佛顯決入法要旨借令三世如來重復宣示深奧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其於利害夫取曉如白黑其義理昭著粲如日星不知學者於戒定慧何疑而不隨順於無明煩惱何戀而不棄遺乎孟軻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今之知類者吾特未見耳豈密行暗證隱實顯此世不得而知歟抑觀力麤浮習重境強多遇緣而退歟余切慕思大智者父子於道能遺虛名收實効三十年間決期現證皆獲宿智通入法華三昧乳中之酪此其驗矣嗚呼安得如南嶽天台兩人者與之增進此道哉政和五年六月十日書

題光上人書法華經

晉沙門曇諦初夢於其母黃曰我投暫託宿乃以鐵

鏤書鎮并麈尾拂為寄母既覺而一物在手於是大驚而生諦逮五齡母以一物示諦諦軒渠笑曰此秦王請我講法華經贈我者爾母曰汝省置之處乎諦罔然不答而去又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里餘有青蓮花兩本生陸地道俗堵觀鑿之丈有二尺得瓦棺蓮之根莖自棺之壞處出開視之有髑髏檢索而蓮寔生齒腴間晉有識曰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而以瓦為棺今驛亭故基建寺其號蓮花嗚呼異哉惟此經之力能使授持者卒長物於生死後奇祥於異世驚世殊異之如此

蘄州永樂寺僧道光出血和墨寫此經其衡斜點畫
勻如空中之雨整如上瀨之魚皆精進力之所成知
見香之所熏不然何以莊嚴微妙如此之巧耶光又
專精不懈見一纖毫相之間萬八千土於刹那入無
量處三昧名報佛恩然隨筆任運經行臥起語默動
止莫非授持此經故毫相之間刹那之頃豈有間哉
光之爲人純素潔忠於事孝於奉親爲里閭所敬信
法眷所追崇是真比丘也予自北還南留其庵信宿
彌日盡獲見其所寫之經無慮十數種觀其施爲日
夕以與佛菩薩語言訓酢豈復有世間之心耶華嚴

曰念念不與世間心合是大精進光其以之

題超道人蓮經

南昌饒益院除饒惠超自幼出家誦此經年二十六
試于有司以精通得度卽受具游諸方事善知識發
明心要及還掩關以金爲墨書妙法蓮華經政和八
年六月四日清晨攜以示予開卷熟視筆墨精到衡
斜布列皆有節度非精誠盡力於此法莫能臻是也
予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稱過去諸佛先
說法喻雙舉蓮之爲喻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
開時卽有果方於果中卽有因蓮華蓮實蓮密是也

諸子雖分布而會聚之未嘗隔斷此其名蓮蓮連也
 般若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
 以是哉梁大沙門僧祐平生書寫誦持未捨受即身
 為爛瓜香已捨受即舌本為青蓮華香皆其精進真
 信之力所成就陳大沙門惠思誦至是真精進是名
 真法供養如來恍然見靈山一會儼然如昨蓋此經
 有不思議力入二十五種三昧以大行慈悲入中觀
 以梵行慈悲入幻觀以勝行慈悲入止觀冷一切衆
 生自然見如是事入菩薩一切色身三昧之旨也今
 超師壞衣鉢食一室楞然與世相忘以精勤之力致

工於此法可謂知本矣予將見生身發無垢智光方
 吾法下衰而超用志如是誰不隨喜願世世同超登
 內院見慈氏預聞妙義頓捨人法二執證對現色身
 此予志也甘露滅其謹題

題六祖釋金剛經

金剛般若靈智妙心者也諸佛與我及衆生類三無
 差別然諸佛已知而信者我今知而信者唯衆生未
 知未信則當教導之故世尊以後五百歲持戒修福
 者能生信心為實然以心信心猶為三法如人不睡
 而能有夢則知是病故世尊又曰以是信解不生法

撰述
相如來世尊既以明告顯說以爲經祖師從而注釋之恩德可謂大矣而傳布未廣予竊患之故化清信檀越鏤版印施普告大衆云政和五年十月日

題靈驗金剛經

秘書省校書郎龔德莊初罷官靈壽來歸京師居新門裏時方上元山東劉野夫與德莊善偶折簡來約十四日可盡室往觀君慎勿出略相候欲款語德莊素敬憚其人爲獨守屋廬二鼓矣而野夫不至方假寐家人輩尚未還俄火自門而燒德莊但捉諸牒而走一夕而燼數百家明日迹其屋灰炭中得金剛般

若一卷略無損處開視明鮮如新德莊少豪逸嗜酒色不甚信內典豈夙世善根不思議力以茲發感悟之歟觀者彭凡鄒正臣劉棐僧希祖德洪政和元年上元後一日

題宗鏡錄

右宗鏡錄一百卷智覺禪師所撰切嘗深觀之其出入馳驚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二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鉤深蹟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橫

放肆所以開曉衆生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錢氏有國日嘗居杭之永明寺其道大振於吳越此書初出其傳甚遠異國君長讀之皆望風稱門弟子學者航海而至受法而去者不可勝數禪師既寂書厄於講徒叢林多不知其名熙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宴坐龍山雖德臘俱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見此書之晚也平生所

未見之文公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要處爲三卷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二大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慵惰絕口不言晚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以謂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傳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斷際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入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觀之何獨達磨之言乎聖世逾遠

衆生相劣，趣慮褊短，道學苟簡，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惰於耨耜，垂涎仰食，爲可笑也。吾聞江發岷山，其盈溢，觴及其至，楚則萬物並流，非夫有本益之者，衆耳。有志於道者，常有取於此，吾徒灰冷世故，安樂雲山，明窓淨几之間，橫篆煙而熟讀之，則當見不可傳之妙，而省文字之中，蓋亦無非教外別傳之意也。

題法惠寫宗鏡錄

龍勝菩薩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麤，能善用心，卽合本

妙。余觀世之人，疲精神於紙墨者多，從事於無用之學，皆以刀割泥者也。明州翠巖僧法惠獨施力寫永明所撰宗鏡錄一百二十卷，與方廣禪寺大法寶藏。嗚呼！惠師可謂善用其心者也。夫能使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旨，趣大乘深經六十卷妙義，西天此土三百家之法，句雜傳要，說契心之至理，鏡爲一心，心之所緣，筆之所及，常在現前。余以謂此道人卽入摩訶衍，徧知稱性之海，卽具普賢一真光明微塵數不思議行門。予幸得托名卷末，願慈氏大士從知足夫來，主龍華時同聞此錄，知今日自作隨緣，其心非謬也。

題修僧史

予除刑部囚籍之明年廬於九峯之下有苾芻三四輩來相從皆齒少志大予曉之曰予少時好博觀之艱難所得者既不與世合又銷鑠於憂患今返視缺然望之則竭不必叩也若前輩必欲大蓄其德要衆識前言往行僧史具矣可取而觀語未卒有獻言者曰僧史自惠皎道宣贊寧而下皆略觀矣然其書與史記兩漢南北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尸婚鬪訟按檢昔魯直嘗憎之欲整齊未遑暇竟以謫死公蒙聖恩脫死所又從魯直之舊游能麤加刪補使成

一體之文依倣史傳立以贊詞使學者臨傳致贊語見古人妙處不亦佳乎予欣然許之於是仍其所科文其詞促十四卷爲十二卷以授之

題讓和尚傳

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爲爲得道淺深之候予觀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可祖嘆曰即此不染汚是諸佛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留影

掛述
禪
卷之三
十一
跡也然讓公猶侍六祖十有五年乃去庵於三生石
之上時天下尚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忘其名爲總
衆事二十年爲縣官勘其出納先是寺未嘗藉其資
僧方囚自念久已忘之仰祝讓公求助於是一夕通
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以
讓公爲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庵中未嘗知之予
游福嚴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予曰涅
槃經云外道妬世尊入其國驅五百醉象來奔世尊
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子於是怖伏遺
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實無師子而是護財狂象

自然見之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根力要不
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無隱藏事證如月在天
光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濁清而水之澄澈必有月
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見
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冷其僧獲聰明之辯要不足
怪也

題洞山巖頭傳

雪峯見德山托鉢便問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
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巖頭曰大小德山
不會末後句德山聞之呼巖頭問曰汝不肯老僧耶

巖頭密啓其意德山明日上堂舉論大巖頭拊手
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天下人無奈此老何雖
然如是只得三年至期果化去洞山初見華嚴靜公
搬柴把住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靜曰反仄反仄洞
山曰汝記吾言已後向南住衆一千北住山三百人
而已靜初住福州東山一千衆後居都下衆三百人
予觀巖頭洞山之語出於信口殆若苟然而德山之
化華嚴之衆皆不能逃其言因緣時節弗差毫髮其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耶亦夙智通力自然前知耶偶
爾不可數通力非宗門所尚非授大法顯著於此能

無疑乎

題斷際禪師語錄

禪師初與異僧游天台渡溪方悟其爲異也悔不能
早識之且將折其脛而後已尋北游值老嫗於洛下
與之語多所發藥遂侍以師禮嫗知其非尋常人俾
更謁江西大寂既至而祖已化去逾月矣而見其
海公海以所嘗悟明之緣示之公悟大法於言下海
曰他日其嗣大寂可也公笑曰是豈義也海歎已而
爲不及常謂其徒曰吾頃游方無所不問雖草根巖
壁中有入必往窮詰其所得又曰馬祖之下得正法

眼歸宗耳而牛頭以降皆不可當其意者豈公取舍
故欲異於世也亦抑世之人見其不與已合而訴以
爲異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信已之專惟信已
故不惑世人之言是故所立卓絕非常人所能及也
公之器識宏遠剛正自性出其天性豈非以謂道之
所在非凡聖男女之間晦顯長少之際而是非取舍
不可以苟而已而取人不必以求其全也今之學者
既下視天下之士而又工於怪奇詭異之事銜名逐
世不顧義理求人必以其全而議論多膠於所愛名
爲走道其實走名紛紛冗冗皆禪師之門罪人也禪

師之所養其峻嚴廣大如此其語言斷斷如藥石深
可以治晚世學者之病是知其言蓋所養也卷舒放
肆驅逐邪妄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言
可謂深渺宏肆大哉洋洋乎光明之言也余因手校
而藏之又列其所施爲者以自警書於卷之尾且以
示同學云

題百丈常禪師所編大智廣錄

余常識老僧知瓊於司命山下瓊溢城人黃龍無恙
時客也爲余言黃龍住山作止甚詳嘗手校此錄於
積翠謂門弟子曰佛語心宗法門旨趣至江西爲大

備大智精妙穎悟之力能到其所安此中雖無地可以棲言語然要不可以終去語言也故其廣演之語大別禪者法執而今之五家宗趣皆此錄森列如芥之在海其清涼甘滑泄苦濁毒所不同而本則無異質也予誌其言久之偶見洞山藏角破函中多故經往掀攬之乃獲見常禪師居百丈日重編者熟讀瓊之言信然校世所傳多訛略因藏之以正諸傳之失又誌瓊之首告也

題雲居弘覺禪師語錄

悟本禪師設五位法門以發揮石頭大師之妙大率

約體用爲五法更立主客隱顯相參借言以顯無言然言中無言之趣妙至幽玄故其問答之貴親正如君臣之貴合於是翕然宗以爲洞上玄風出其門下者應機酬詰務以秀麗巖峻之語相高尚使人放身如覽花葩之開妍煙雲之穠纖而仰拂秋之螺峯染春之鴨波劃刻百出必欲合其法而後已忽其繩墨以登其門者則非吾屬也而雲居弘覺禪師蓋其徒之秀傑者乃獨不然其演法之辨應機之詞朴古自在隨意所劃如世之良醫坐於藥肆中病而詣者信手與之藥至病愈常謂其徒曰佛法無多事行得卽

是汝但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人純素任真有所問詰木頭碌碌隨意答之實無巧妙大底渠脚根下穩當苟不如此雖說得如花錦無益也余常怪洞山嗣法者如本寂道全居遁休靜之徒光大於世者三十餘人觀其施爲提演宗脉無敢冒規致之外者而庸公乃爾殊異豈所謂得所以言言不必同者歟余追躡其意以謂大法本體離言句相宗師設立蓋一期救學苟簡不審專已臆斷之弊而已法久必壞使天下後世眩疑自退守言而失宗無所質辨爲可惜也故其超然法立如此而公之子簡亦相與振成之是

知禪明悟者知大法非拘於語言而借言以顯發者也嘗與人論至此其人凌憑其氣而面頸發熱曰醫智百巧志誣先德詬罵而去吁嗟使弘覺不死且聞余之說以爲知言者今其道愈陵遲至於列位之名件亦訛亂不次如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來偏中至然後以兼中到總成五今乃易偏中至爲兼中矣不曉其何義耶而老師大衲亦恬然不知怪爲可笑也雖然弘覺一矯之則洞山之道不轉顧地而盡寧有今日耶

題克符道者偈

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頌有曰兼中到不落有無誰
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予初以謂
坐炭中之語別無意味及讀此偈百餘首有曰儂家
住處豈堪偎炭裏藏身幾萬回不觸波瀾招慶月動
人雲雨鼓山雷乃知古老宿之語皆不苟然符臨濟
真子而悟本自為洞山之宗道本同也而學者不了
以私異之惜哉

題清涼注參同契

叢林故宿相傳謂石頭參同契明佛心宗後輩鮮有
深識其旨者獨清涼大法眼禪師注文發明居多故

南唐後主讀至玄黃不真黑白何咎處爽然開悟余
謂後主所悟蓋悟法不真而已非因其語以了石頭
明暗本意也如安禪師破句讀楞嚴而悟句讀且爾
矧所謂義味乎然安於心法無疑也予嘗深考此書
凡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曰靈源明
皎潔枝派暗流注乃知明暗之意根於此又曰暗合
上中言明明清濁句調達開發之也至指其宗而不
其趣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其下廣敘明
暗之句奕奕綴聯不已者非決色法虛誑乃是明其
語耳洞山悟本得此意故有五位偏正之說至於臨

濟之句中玄雲門之隨波逐浪無異味也而晚輩乘其言便想像明暗之中有相藏露之地不亦謬乎大率聖人之言不明於後世注疏之家泚之非獨此文也余不可以不辯

題香山韻禪師語

禪師父事雲庵於予為法兄然予少寔師事之初聞其誦迦葉波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太沙門常作如是說乃曰子悟此卽是出家予時年十六曉夕以思落然莫識其旨頃在海外閑居味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

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及追繹香山之語遂深入緣起無生之境將以見之報其發藥之恩則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文謙以其提誨之語為示併書予願見不果

題玄沙語錄

右司諫集賢孫公覺華老守福州日俾僧編集此錄學者以覺悟宗旨厥功茂焉然予獨恨集未附千光王寺沙門義澄重刪三句四機之語議論錯謬何以知之如玄沙綱宗第一句各真常流注與鐵輪位齊

力一天下然未有出格之詞猶曰明前不明後無自
 由分未辨緇素雖得出世間未得入世間恐其墮一
 如平實無生之見死在句下也則有出格之詞而義
 澄輒引首楞嚴曰妄為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又
 圓覺曰由起幻故內發輕安大悲妙行如土長苗讀
 之令人搏髀大笑義澄何為者也乃敢指判禪宗哉
 學者能深觀之則知予言為公昔無業禪師每歎叢
 林不自揆行解如屠沽而自比佛祖南山律師曉達
 教乘而不敢自呼大乘師止言律師耳義澄自目未
 見而指人五色使見宣律師為人定必羞死

題谷山崇禪師語

予讀澄心堂錄長慶稜公之孫保福展公之嗣谷山
 禪師之語奇嶮宏妙光明廣大觀其膽氣逸羣不在
 巖頭雲門之下而錄失其名然語多稱報恩傳燈但
 有潭州谷山句禪師而無機緣其列熙崇兩人機語
 校句所示殆相萬然皆住報恩豈句亦常居之耶
 予常與超然衝虎游谷山訪其遺事無所考因相對
 歎息追念東坡之語曰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而黃
 四娘乃得與杜詩不朽事莫不爾作詩曰行盡湘西
 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

泥見虎蹤又十年復與超然夏於石門偶閱前詩遂併錄之

題韶州雙峯蓮華叔姪語錄

傳曰聽言觀道以事觀生死亦大矣而兩人者睨臚之不翅如出入戶庭之易然蓋其所養非有以大過入者何以臻此其言具在可信也予觀雲門勘辯舉古皆脫略窠臼方其遊戲時亦微見其旨至臚問垂伐則語赴來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令人溟泮然弟之哉夫語赴來機妙在轉處者正中妙叶洞山旨趣也豈此老澗亦或用之而欽祥默識其不傳之妙也

哉巴陵鑒公常答問提婆宗曰銀椀裏盛雪答祖意教意同別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答吹毛劍曰珊瑚枝枝撐著月云吾以此三句報答雲門法乳之恩予始誕之今視之良然使雲門而在正當一捧腹耳

題輔教編

嗚呼正法明夷先佛垂告卦文執偽更相是非聖智圓融凡情守際否極則泰挺生英特則永安禪師其人也握管驅風懸河瀉辯推慈悲於教義會孔墨以流洫巍巍乎晃晃乎寔當世不可得也凡所著集雖不欲傳其在四方好事者之所錄殆九牛一毛耳後

之學者至聞其名歎不得瞻容為恨若夫天地之高
遠日月之昭明江海之浩蕩想而不可極者蓋若人
矣

題首山傳法偈

諸佛甚微細智以金剛為喻非凡夫麤浮心識所能
了達華嚴十定品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乃能滅衆生
顛倒想宣和元年十月吉日余在湘西鹿苑虎岑堂
早作靜坐念曰今日蓋首山生辰追想為人書其傳
法偈并汾州無德禪師注釋詳味父子真能入諸佛
甚微細智者也

題五宗錄

性覺本自妙而常明以無性故不自知謂之無明一
切衆生以無明迷醉如目有翳善知識如醫師東坡
曰醫師但有除翳藥且無與明藥如可與明還應是
翳此殆天下之名言也予所集五宗語要如醫師除
翳藥方也從前先德用之有驗故樂以傳世書成於
宣和元年正月明年有漳南道人崇顛者願求傳錄
錄畢相示其筆力詳楷非誠之至志之確不能如此
然能併除萬慮燕坐一室追繹先德所行之事研味
諸家所示之語以校日用則予之所集不為徒爾顛

之精勤不為虛行也

題寶公識記

王敦素問予寶公識語視千百年如一日此何道而至之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者孔子之語也凡夫所見莫非倒想倒想若滅洞見三世寶公豈有倒想者乎敦素拊手曰美哉之論也然滅倒想寧有道乎予曰當不忘正觀曰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已體自體尚不見云何見餘物若樹是見復云何樹若樹非見云何見樹現在若有過去未來亦應是有過去未來若無現在亦應是無故雜華曰

法眼不思議此見非顛倒敦素瞠然良久曰此語令人溟滓然弟之哉

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

古塔主著論呵諸方但解知見未明道眼予初駭之及觀其論三玄三要之義援引諸家證左甚明而曰豈特臨濟用此法門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僧輒問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三其語亦異切不相離而臨濟本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何以辯明之古氣索良久引金剛般若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又首楞嚴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
輪等義對之曰理性無邊事相無邊雜而不參混而
不一何疑一句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予獨不曉金
剛般若首楞嚴等義非知見乎且諸經之旨既具臨
濟安得蹤跡之而建立哉古方呵知見而自語相違
可笑也盤山寶積禪師曰道本無體因道而求名道
本無名因名而立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
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盤山蓋形容三玄三要者雲
居云譬如獵犬尋香嗅迹而去忽若羚羊挂角時莫

道迹香亦無矣同安曰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
勿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
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
撈攬始應知又形容盤山之語而三玄三要之旨益
微矣古乃又引教乘以解釋之吾無以徵其失將撼
臨濟起而使痛叱之乃快也

題古塔主兩種自己

僧承古與施秘丞論自己有一曰有空劫時自己有一
今時日用自己學者以其有叢林時舉讀之疑怖曰
豈一阿難而成兩佛耶余聞世尊於首楞嚴會上謂

阿難曰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莫能發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其說不過以善用不善用為異不聞析而為兩種也而古公立一自己過矣祖師之門其論法方徵言語之際略滯疑似者隨而救之如鳥飛空弗住弗著如六祖謂永嘉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又問讓公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自是觀之古蓋吾法中罪人而自以能嗣雲門其自欺欺人之狀不窮而自露也

題汾州語

六祖臨終門人問住持當如何行心用行乃契聖意祖曰設有問佛法者汝對之時莫迷自己性持修道第一莫瞞自心如此則與聖意相應予觀淳化已後宗師無出汾陽禪師之右者味其平生聽其言論如謝安石之知國造次不忘自治宜於曹溪最後明誨為無所愧矣

題準禪師語錄

石門雲庵示衆之語多脫略窠臼于時衲子視之如春在花木而不知其所從來予每以謂此老人可以起臨濟之什哲人逝矣切嗟悼之以為世莫有嗣之

者湛堂於予為弟昆自其開法未嘗聞其舉揚歿後
百餘日得此錄於杲上人處讀之喟曰雲庵之餘波
乃能發生此老種性耶政和五年十月七日題

題小參

如來世尊說般若傳至震旦者無慮數百萬言其要
不過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杜
順宏華嚴入法界旨訣終必曰一切智通無障礙古
之宗師於世尊之意神而明之獨雲門大師雲門滅
百年有雲庵老師握臨濟劍得雲門之旨於說法時
如月在千江不借言詮一切見者心得意了自老師

之化出其門者皆不足以知此獨湛堂師兄知其意
予三復斯語為之歎息使雲門雲庵而在見此語當
撫掌一笑蓋其謹嚴如歐陽率更小字端方如顏平
原大字秀整姿媚如鍾大傅表章精奇雅麗如玉會
稽蘭亭記嗚呼何其盛哉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三首

予猶及見叢林老成人皆云黃龍南禪師游方時嘗
至歸宗寶鬚頭方會茶師却倚而坐寶呵之南書記
無骨耶師驚顧玉立如山又至棲賢謁禪師教令坐
禪久之得定因誦首楞嚴呪終其身建中靖國元年

春修水祖超然出雲庵所蓄此書爲示點畫奇勁如
空中之雨小大蕭散出於自然予置卷歎曰成德之
人其所作爲雖點筆弄墨之際亦自卓絕況其不可
名者乎某題

黃龍南禪師手錄四十一章經一卷筆法深穩莊重
而若瘦得顏平原用筆意雲庵老人生平無所嗜好
獨秘蓄此經偶爲人持去十餘年莫知其所與客論
字未嘗不搏髀追繹之其師希祖得於釣溪胡氏家
出以示予曰君其寶之政使此字不工猶足以爲希
世之珍矧工如此又雲庵所愛而不忘者乎

歐陽文忠公曰論書當兼論平生借使顏魯公書不
工世必珍之蘇東坡亦曰字畫大率如其爲人君子
雖不工其韻自勝小人反此也老黃龍非其以筆墨
傳世者也而其書終亦秀發乃知歐蘇之言蓋理之
固然石門某謹題

題晦堂墨蹟

右晦堂大和尚墨蹟三紙佛印蓋公輩流也而其言
推敬之至稱爲老師退之之與柳子厚歐陽永叔之
與楊大年道樞不同而韓歐之稱柳楊唯恐不師尊
之議者以謂避爭名之嫌非也前輩傾倒法當然耳

公道德冠叢林而器資與公輩一時又名卿且留情
吾道者今皆成千古堪師之能畜此帖嗜好大是不
凡宣和四年自印福絕湖來出以示其姪因流涕書
之

題雲庵手帖三首

南禪師學魯公字最有工當時歸南公者無不學之
然無出雲庵之右者昭然老人嘗與德洪共觀此書
歎慕之不已以謂不減楊少師一道人其珍之崇寧
五年十月十八日門人某題
雲庵和尚與檀越帖一紙伏讀如受訓詞叢林荒寒

無復平日此老知不復見況筆畫語聲乎門人某流
涕謹書

右雲庵寄張惠淵偈一首惠淵予不見二十年聞其
精進日新真能遵受雲庵之言者也誠上人來自宣
楚問其師洎惠淵健否偶記前偈遂書以授誠歸舉
似惠淵使較當日之本異尚也某書

題徹公石刻

徹上人詩初若散緩熟味之有奇趣字雖不工有勝
韻想其風度清散如北山松下見永道人耳公雖游
戲翰墨而持律甚嚴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

曰餘杭標摩雲霄雪溪畫能清秀嵇山徹洞冰雪予
視三人者在唐號以詩鳴者尚多有而後世敬愛之
者以其知所守而已文字不足道也東坡每曰使魯
公書不工尚足以為希世之珍其是之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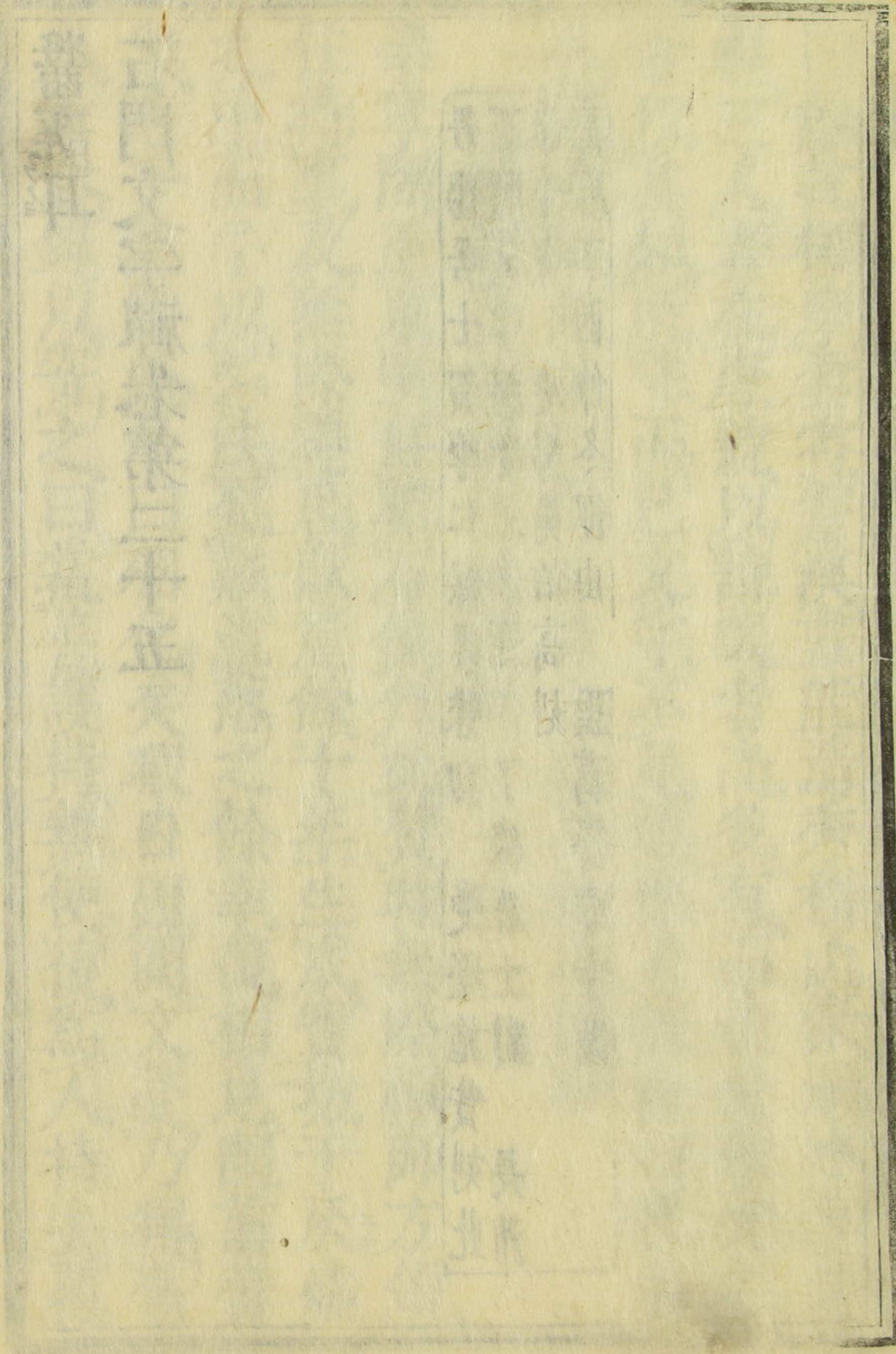
題觀音贊寄嶽麓禪師

崇寧間至東明拜瞻石像作此贊時無際禪師方領
住持事及無際遷唐嶽麓餘十年生成寶坊于灰燼
之中而予以弘法嬰難流落之餘幸復相見問前贊
無恙乎無際戲予曰羽化矣暇日因閱文藁乃得舊
本忻然錄以寄之曰當善護持無使復為人持去覆

醬醜耳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愛燈施贊刻此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了緣居士對長洲
徐普書建陽吳伯高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六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題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為之動者恃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為示知師弟子之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昭默豈妄與

入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彌日茲游也豈
虛行哉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
之不可耐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
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
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
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
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
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

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
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箴誨初見必輒輟熟視
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
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致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
自然昭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
而以書名識者惜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
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祕况工乎愈可寶也然

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邃為予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為佛事如示眾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閑有餘又性不違入豈一代宗師而作許兒戲事此所謂大慈過入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標致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某年月日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及疑其語瞻其風度此老為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其為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子蒼曰真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為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偈翰墨游戲學者爭秘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真精到

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
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

題真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
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鳩摩
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隣者能
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規初不知其有死生之
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瓊
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有
禪林者非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今九十
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真叢席之大老人也年月日某
題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
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
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
明爲興福巖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艾爲傳故其書
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犬秀傑之

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之蓋有志於爲
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衰落魂魄遺失其
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之谷山發其藏畜得
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學者槩其爲書之意書
旣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
首傳以爲畢生之玩因以父事佛照以大父事雲庵
而視余爲季父也因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
有知見恭謹孝及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然
與余游餘二十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
此書當得妙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願

施其能傳以伯父事佛照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
習筆楮不擇精麤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
布列擘窠某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妙
而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
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要
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末而
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罪也聞
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旣以傳次之而
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讀之當想見
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惜是無有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語言學者嗜著是名壅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師且公誼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眾編參定特為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誼叟出以為示其裝寫之精窠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審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

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俾倡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為壅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者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真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真崇之道不減巖

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有撰敘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璩珣二衲子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藁上淨三昔而東甌道人將還石門自瀉水過谷山欵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即挂巾

履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予予歎曰夫彈冠必整衣心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道其謹楷精嚴渠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世見鍾太傅碑愛其筆法臥其下三昔不忍去率更嗜世間法且爾況出世間法乎宗為法坐夏賢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即以焚之及其授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為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即文字語言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

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畫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濕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問何以謂之怒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怒矣又問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問者又欣然有得蓋怨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昔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答曰法身無相又問如

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為道吾眾中所失笑者宜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基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伏每為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為眾說參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處曲折引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枕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燈下為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為太老婆饒舌矣

題其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太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寡
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臺寫
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西堂之
門西堂為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之真子也
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習此書玩味
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人豈難到哉如
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飾清興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蚍蜉細字欲闌班病眼臨窻看亦難八十一人閑鼻

孔那盧穿在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只如
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漏籃子
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有
衆而領袖者魯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端律
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經行他
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業未辦為
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月上澣日端
以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想中十法界種

子皆具隨其所熏發而起譬之田有稍種藉時雨以
 芽孽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也今端屏絕諸緣日
 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
 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孟為陳言腐說以欺無知
 者異矣然能窮究其所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
 人者則可謂出家知恩者予視端精緊板而聲圓若
 可語此者聊及之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
 妙取唐沙門道宣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乘

之學也而宜不許人呼以為大乘師棗柏長者力弘
 佛乘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說信
 於天下非教乘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小乘自居棗
 柏止以教乘自志竟能為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
 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
 為禪以口耳受授為妙者年凋喪晚輩蝟毛而起服
 統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為榮高尼磬折王臣
 為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
 誑視其設心雖僧半履狶之徒所恥為而其人以為
 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

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
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為智
證為師者之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
執已是而去取諸方賤自親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
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
事為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異以譏
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疑道人
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
而能為末學者舉紐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
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哉然其

為人不甘為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詬罵喜與
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里從之嗚呼
叢林博聞者既不可人求之而啞羊苾芻動成阡陌
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方亦安能忘詬罵
之喙乎宣和二年秋得得自山中來出此編為示予
佳其好學為書其本末以告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寶傳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罅嗚呼魚鳥
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自棄
於淺陋乎季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南臺其

師太公與予為兄弟行其熏蒸見聞有自來矣初太
 遭橫逆坐圜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謝辭之而休
 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宣和四年正月也
 既受具陪眾遂寫此傳除夕捧以來予佳其能自脫
 淺陋而趨高深為題其末明年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約
 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如春
 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之以至
 於無思如函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數量情識

得孔子晚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冬之水縮廓
 然見其涯涘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如今日之甚非
 特學者之罪寔為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
 反誠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
 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敘其悟道之緣又書其
 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為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
 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
 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攜以過予予佳其勤
 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
 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齡而為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徧叢林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為示既有媿於九祖欲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為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聞見少年嗜筆視者不背數必腹非之以謂禪者不當以翰墨為急寧知龍勝詩流震且者卅餘首論動以億萬多為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此也

題佛鑑蓄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為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二十八年矣而見雲庵平時親愛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頽然相向俱老矣而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

題彌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為心呵衲子從事筆硯予
游方時省息眾中多習氣快磨不去時時作未忘情
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見彌上
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為多言之戒昔殷浩
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溫溫戲曰子勿犯吾儻見
犯即出子詩示人彌上人不見惡願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為未忘情之
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鳴自

已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為秩讀之大驚不
復料理其訛正可為多言之戒然佳言之好學雖鄙
語如予者亦收之世有加予數十等之人其語言文
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知矣夫水發岷
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合之者眾也善學
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寄幻住庵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有
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閑情賦足以見其真而昭
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豈子美昭明亦真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歸寄意於
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以寄幻住庵
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
能忘情時時戲為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
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然佳琦
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況工於詩者
乎因出示輒題其末

題權巽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
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巽中
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
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
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紉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
巽中間此語當以予為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為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
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睡法
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苟舍有道人

隆公雅好予昔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昔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公曰果爾吾不復取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寶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辦事於

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嶮爲何等物在叢林中爲衆推蓋其氣不受控勒日涉園夫李商老每於人物特慎許可而贈珠以詩曰歎玉渥洼種者佳湛堂之有子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浙東以病不果甚以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兒稚對蜜知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書間耳涌師俄收之而去兒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曾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卽
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人藏
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謹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
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照乘千
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
索靖碑因留不去竟寢其下三昔文字畫刻是中安
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
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趙

昌寫生不更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曾次有此風葉蕭
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予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為伍華光畫樹石而不畫
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篋中唯墨梅
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予家於湘西開門則漁

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筭畫此以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殆筆端能生煙雲非習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玉公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蓋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為貴初無定情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

見而盡畜之宜矣

又宜上人所蓄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飫富貴之餘見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宜師開軒瀟湘江山不呼而登几案閑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乃袖而寶祕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蓄

好在華光真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中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師所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生無所

嗜山水少年遊戲錢塘春湖山之勝欲老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筭也奈何爲兒戲畜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儻恍大言蓋其天性然爲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誼譁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如此力

之不已當不減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雨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迦陵鳥方雖聲已壓衆鳥東坡見之如黃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今將以衣鉢授嶺南撩予惜黃梅破頭老人不及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往

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方謝士肩至上至石龜觀謝士
 者給余曰嘗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可見余
 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既童子又後至
 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謝士肯余先
 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鳥龜良無恙摩挲以追繹前
 事為大笑吾亡友胡汝霖民望生撫之金谿七八歲
 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在使人尋已在寶應寺前看
 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
 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減石鳥龜忠子民望里人也
 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此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數
 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醉一樽則擊磬禮觀
 音空階夜雨瀟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海外過
 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侶戢戢而
 真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且衰矣重九
 前二日秋陰皆當時清絕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
 遂書此

題天池石間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資聖

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
 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禮而退
 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擲筆峯下
 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
 接平野雲煙開合一自千里茲實匡廬第一境隱然
 為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望杖屨所經蘿逕
 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非人間之游也此身
 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一月偕余謁從禪師於芙

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為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
 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山谷中
 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獻部曲斷
 續行九地底水聲硃硿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虛
 如展匹練既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木陰空山暴寒
 雪意濃甚跣而渡澗者十八九人石門已夕山中之
 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住
 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
 遂書

題清修院壁

昔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為隣相歡如佾密宣和四年
 冬居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余將
 歸老玉峯之下來謁別為留兩昔言意俱盡而情則
 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箴余今日之病曉陰
 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中秋後二日
 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衮蔡子因吳子野
 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南使
 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鉢欣然而來既至屋老

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卜人家未
 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釋龍天之宮
 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士大夫太息以
 為勤不知希先蓋遊戲也余自長沙來館余四昔時
 故人傳彥濟試手作邑攬姦推滑民驚以神當暇日
 攜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臨遠慕茶賦詩則茲山
 之風月未至乾沒也

題觀音院壁

祖師相授法者二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道
 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蘄春真身存者無慮

八十餘處黃於斲為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信始見
 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瓦之東石
 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雨暘於其下
 其應如懸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為觀音院嗚呼豈非
 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寺毀壞而不可考
 者乎有僧祖欽投牒疏其事於郡太守待制韓公駒
 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
 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
 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
 間萬峯來朝茲地也其興乎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六

金壇居士于樹勳施刻此卷了緣居士校對
 徐普書端壽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



